

D
L★

亮 剑

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
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



DRAWING SWORD

都 梁

家国四部曲 之一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亮 剑

DRAWING SWORD

都 梁

家国四部曲 之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亮剑 / 都梁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10
ISBN 978-7-5502-3495-6

I. ①亮… II. ①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97797号

亮剑

作 者: 都 梁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徐秀琴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封面设计: 韩 捷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51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22印张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3495-6
定价: 3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在浩浩的历史长河中，有那么一个将军，他就像那只传说中的荆棘鸟，歌唱着死去。在那荆棘刺进身体的一瞬，他没有意识到死之将临，只是放开那可媲美夜莺的歌喉，直到生命之终点；但是，当他扑向那棘刺时，他是知道的，他是明明白白的，然而，他却依然要这样做，依然把棘刺扎进胸膛。不！他并没有死，涅槃后的那只荆棘鸟终修得正果，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火凤凰！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001	
第二章·····008	
第三章·····015	
第四章·····024	
第五章·····031	
第六章·····037	
第七章·····043	
第八章·····050	
第九章·····052	
第十章·····057	
第二十一章·····139	
第二十二章·····146	
第二十三章·····154	
第二十四章·····162	
第二十五章·····167	
第二十六章·····178	
第二十七章·····185	
第二十八章·····191	
第二十九章·····196	
	第十一章·····065
	第十二章·····070
	第十三章·····072
	第十四章·····081
	第十五章·····093
	第十六章·····102
	第十七章·····111
	第十八章·····114
	第十九章·····124
	第二十章·····134

第三十章·····	207
第三十一章·····	217
第三十二章·····	226
第三十三章·····	238
第三十四章·····	248
第三十五章·····	252
第三十六章·····	263
第三十七章·····	269
第三十八章·····	274
第三十九章·····	292

第四十章·····	297
第四十一章·····	306
第四十二章·····	322
第四十三章·····	331
尾声·····	342

〔 第一章 〕

李家坡战斗开始之前，李云龙正在水腰子兵工厂和后勤部长张万和软磨硬泡。李云龙中等个子，长得很均匀，就是脑袋略显大了些，用他自己的话解释，是小时候练武，师父老让他练头功练得狠了些，净拿脑袋往石碑上撞，一来二去就把脑袋撞大了。

李云龙已和张部长纠缠了两个多小时了，不为别的，就是想多弄点边区造的手榴弹。这是八路军太行兵工厂的土产。平心而论，李云龙一点儿也不认为这种土造手榴弹有什么好，比起日军的那种柠檬式手榴弹差得太远啦。边区造的铸铁弹体质量太差，爆炸后有时只炸成两半，弹片的杀伤效果极糟糕，这种玩意儿在战斗中常耽误事。可话又说回来了，就这种边区造也不可能敞开了供应部队，用李云龙的话说：能拔脓就是好膏药，有总比没有强。

后勤部长张万和是李云龙的大别山老乡，在红军时期就是老熟人了，所以说也随便惯了，似乎彼此不骂几句就太见外啦。

张部长说：“你狗日的就不像个当兵的，是他娘的商人，心算是黑到家了，我已经多给了你们独立团10箱了，还他娘的贪心不足。”

“我早听别人说后勤部长张万和其实不是大别山人，早先是从山西这边逃荒过去的，我还不信，这回可真信啦，是他娘的抠，这又不是金元宝，你存着想下崽咋的？操，你要不给，老子今天就不走了，你小子还得管饭。”

“这狗日的哪像个团长？无赖嘛，都像你们团这么软磨硬泡，我这后勤部长就别干啦。行吧，我再给你10箱，得了，你还先别道谢，老子不白给，你得拿东西来换。”

李云龙眉开眼笑地说：“咱穷光蛋一个，连老婆都没有，真要有老婆，就拿老婆跟你换50箱手榴弹。”

张部长哼了一声挖苦道：“啧啧，你那老婆还不知道在哪个丈母娘肚子里呢，你狗日的还提前预支啦。再说了，什么金枝玉叶能值50箱手榴弹？美得你吧，老子别的不要，再打仗时，你得给老子弄把日本指挥刀来。”

李云龙一听便放了心，大包大揽地说：“我当是什么宝贝，小菜一碟嘛，刀好办，冈

村宁次的刀咱弄不来，弄把佐官的还不难。这样吧，你再给10箱，我顺手再给你弄个日本娘们儿来……”

“去你娘的吧……”

李云龙哪里知道，他正和张部长纠缠时，日军山崎大队正稀里糊涂地朝八路军太行根据地门户——一线天走来。

日军山崎大队长像那个年代大多数日本男人一样，个子矮矮的、罗圈腿、身材壮实、脖子和脑袋差不多粗细，猛一看像一颗大号的猎枪子弹。他的脸上带着日本军官惯有的神态：冷酷和坚毅。他是个随时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武士，从来没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一个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当回事的人，自然就更不会拿别人的生命当回事。所以，这次扫荡，山崎大队没有找到八路军的主力，可漳水、沁河两岸的老百姓倒了霉，山崎大队一路烧杀，如入无人之境。

那天下午，山崎带着队伍走了四十多里山路，人困马乏，正躺在林子边上休息。山崎大队长背靠一棵大树，盘着腿，正在擦他心爱的祖传之物——一把明治天皇御赐的菊花军刀。这把刀的刀柄上镶着黄金做的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在秋日的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山崎此时也不会想到，他的生命和这把刀一样，快不属于他自己了。

几个打水的士兵匆匆跑来报告，说那边密林深处有条很细狭的山缝，草地上还发现有队伍走过的痕迹。

山崎大喜，立即命令队伍集合，疾步向那个士兵指出的方向扑去。穿过一片浓密的原始森林，古林尽头，出现两座高耸的大山，两山之间只有一条一人可行的狭窄通道。山崎站在山缝里仰望天空，只见细细的一线蓝天。“不管它，进去再说。想吃掉我山崎大队，只怕中国军队还没这副好牙口。”山崎说。

大队人马排成一字形，整整走了半个小时，才走出一线天。眼前豁然开朗，竟是别有洞天。山泉淙淙，野花铺地。山崎懂一些中国文化，他记得有位叫陶渊明的古代诗人曾写过一篇叫《桃花源记》的散文，莫非这又是一处桃花源？

军用地图上没有标明这个地方。山崎命令发报给旅团长：大队一路未遇抵抗，占领天险一线天，继续搜索前进。

山崎大队长做梦也没想到，他无意中闯进了八路军太行根据地的腹地。

这一线天是八路军水腰子兵工厂的门户，易守难攻。平时这里有一个连的兵力驻守，谁知这个连的连长见敌人冲进一线天，一枪没放，就带着部队逃跑了。

根据地门户洞开，日军一个大队竟长驱直入。消息传来，八路军总部里掀起巨大风波。

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怒气冲天地对副参谋长左权大吼道：“把那个临阵脱逃的连长

给我抓起来枪毙！狗娘养的，给八路军丢脸。”

左权说：“我已命令军法处执行枪决了，从敌人的动向判断，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有我们的兵工厂。”

彭德怀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桌上的水杯都跳了起来：“把这个狗娘养的山崎大队给我干掉。”

总部的一道命令发出去，八路军129师各部，决死一纵队各部从四面八方聚拢过来，组成左右两路攻击集团，将日军山崎大队包围在李家坡高地，战幕就此拉开。

李云龙的独立团被386旅旅长陈赓当作了预备队。他极为不满，骂骂咧咧地在团指挥所里来回转磨，像条饥饿的龇着牙的老狼。

独立团政委赵刚正伏在桌子上看地图。他个子不高，身材有些单薄，脸色白皙，带着书卷气。那年赵刚还不到25岁，虽然年轻，可资历不浅。在进入八路军正规部队之前，他已是一二·九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了，北平燕京大学的学生。如此高的学历，在当时的八路军部队中当属凤毛麟角了。

“娘的，咱独立团是后娘养的？人家吃肉咱不眼馋，可好歹也得给口汤喝呀，每次都是咱们团当预备队，这不是他娘的欺负人吗？”

赵刚连头都没抬，他太了解李云龙了。他心里有火就得找碴儿放出来，要不然就很容易憋出毛病来，他知道李云龙正在向他寻衅，企图跟他吵一架。赵刚心想，怎么世界上还有这种人？自己心里不痛快，就千方百计向别人找碴儿，什么毛病呀？指挥所里的参谋们都知道团长这个毛病，早都借故溜开了，人家才不触这个霉头呢。

李云龙见赵刚不吭声，心里越发恼火，他不大看得起知识分子。“哼，小白脸，能打仗吗？也就是搞搞政工，练练嘴皮子，这个团没有政委，老子照样带兵。”他心里一烦，嘴上越发骂骂咧咧起来。

赵刚见他越发不像话，便劝道：“老李，你这么发牢骚给战士们听见多不好，上级让咱们当预备队肯定有上级的考虑，好钢用在刀刃上嘛……”

李云龙一听就翻了，“少给老子卖狗皮膏药，他娘的新一团就是亲娘养的？凭什么有好事全是他们的？要我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咱独立团老捞不着肉吃，就是他娘的政委在上级面前太熊。你怕什么？咋就不敢跟旅长干一架？”李云龙面红耳赤，青筋毕露地吼道。

“老李，你骂谁？”赵刚忍不住要发作，旋即又克制住自己，苦笑着摇摇头，他知道李云龙是个炮筒子脾气，不高兴了谁都敢骂，过后就完。今天他火气这么大，主要是惦记上山崎那把指挥刀了，既然向张部长夸下海口，就得说话算话，屙出来的屎能坐回去吗？弄不来这把刀还有什么脸再见张万和？赵刚心说这个人也太认死理了，这么多兄弟部队参加攻击，他怎么就认定那把刀应该被他缴获？

旅长陈赓打来电话：“李云龙，你小子肯定又在骂街，是不是？”

李云龙发作道：“哪个狗娘养的打我的小报告……”

“你少冤枉别人，是我猜的，你给我老老实实待着，仗有你打的，前面攻击不顺利，你们早晚要上。你听着，轮到你上时，要打不下来……”

“你把我脑袋拧下来当夜壶用！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我给您跪下来磕头啦。”

“哼，你自己留着用吧，我用不着那么大的夜壶。”陈赓挂上电话。

李家坡阵地上硝烟弥漫，几架日军的飞机轮番俯冲轰炸，八路军攻击部队伤亡惨重。毕业于帝国陆军大学的山崎是个出色的战术家，他指挥构筑的野战工事很是别出心裁。李家坡高地顶端是平面圆台，按常规，守备一方的工事位置，应构筑在山坡平台的棱线部，这样可以对进攻一方的动态一览无余，也便于居高临下发挥火力。可山崎偏偏把环形工事构筑在高地的平面圆台中心位置，攻击部队在坡下看不见守军，直射火力便失去作用，而迫击炮之类的曲射火力又极少。攻击部队刚刚冲上陡坡，只要一露头，马上就被日军的狙击手打倒。战斗打了整整一天，山坡下躺满了八路军士兵的尸体，最先参加攻击的几个主力团都伤亡过半失去攻击能力。

李云龙在望远镜里看得清清楚楚。他拉住一个刚撤下阵地的兄弟部队的营长问：“山坡边缘离那个环形工事有多远？”

那个挂了彩的营长马上明白什么意思：“有八十多米，手榴弹够不着。”

李云龙皱着眉头说了句：“硬冲不是办法，这是赔本生意。”

李家坡战端一开，整个华北地区都热闹起来。日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日本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大将、日军驻山西第一军司令官筱冢义男、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都在各处的司令部注视着地图。各级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们在紧张地进行着图上作业，地图上李家坡周围已被不同颜色的巨大箭头所包围。日军驻潞安的36师团、驻汾阳的16旅团、驻太原的第9旅团、驻阳泉的第4旅团各部，都在日夜兼程向李家坡地区分进合击。

与此同时，整个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各部的打援部队也已经和日军增援部队纷纷接上火。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是死的：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增援。于是，围绕着李家坡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包，整个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和日军各部已摆出决战的架势，而交战双方的最高指挥官的目光还是都注视着山西境内的这个往日默默无闻的小山包。李家坡之战注定要载入史册了。

386旅旅长陈赓在望远镜里看到自己的攻击部队像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地向主阵地冲击，而顷刻又像退潮般地退下，山坡上躺满了穿着灰色军装的尸体。陈赓一咬牙，抓起电话下了命令：“集中全部炮火轰击山顶，炮弹要全部打光，不过呢，预备队全部出动，踩也要把李家坡给我踩平！”

李云龙在电话里说：“旅长，我有个要求。”

陈赓没好气地说：“你哪儿这么多事？快说！”

“师属炮兵营暂时由我指挥，就这点儿要求。拿不下李家坡我也用不着提着头来见你，因为那时我肯定已经躺在山坡上啦。我只能向你保证，我们独立团全团一千多号人绝不会有人活着退出战斗！”

陈赓的眼睛湿润了，握住话筒的手有些颤抖：“同意你的要求，炮兵营由你指挥。同志哥，我要你拿下李家坡，还要你活着回来，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在独立团的指挥所里，李云龙对一营营长关大山说：“你算一下，从山坡倾斜处边缘到那个环形工事有八十多米，也就是说，咱们的冲击距离有这么长，在这片开阔地上咱们全团会成了小鬼子的活靶子。再说，从地形上看，全团一千多号人根本不可能全部展开，要这么干就麻烦了，一个连一个连分别上，就成了‘添油战术’，这叫逐次增加兵力，是兵家大忌，老子才不干这种傻事，我要缩短这段冲击距离。”

一营长关大山眼睛一亮说：“团长，你是说用土工作业的方式向前掘进？”

李云龙捶了关大山一拳笑道：“脑子挺快嘛，你们营有360人，我把全团的手榴弹都调给你，每人带上10颗手榴弹，应该是多少？嗯，3600颗，部队全部运动到坡下，谁也不准露头，他奶奶的，小鬼子的枪法不赖，老子才不触这个霉头。用土工作业方式向前平行推进，只要掘进50米就行了，剩下的30米，就算是个娘们儿也能把手榴弹扔进环形工事，我这里信号弹一上天，你们全营一起扔手榴弹，每人两分钟之内要把10颗手榴弹扔光。嘿嘿，3600颗手榴弹可够山崎那小子喝一壶的。”

关大山乐了：“团长，这招绝了，我们把弦拉了等两三秒再扔，保管个个都凌空爆炸，让他狗日的找不着安全死角，躲都没处躲。”

李云龙对二营长沈泉说：“全团的20挺轻机枪全部都归你们二营使用，机枪手全部编入第一突击队，机枪挂在胸前，当冲锋枪用，手榴弹爆炸声一停，立刻冲上去，20挺机枪同时开火，火力绝对不能间断，有人中弹后面就得有人补上，30米冲击距离，用不了一分钟就冲上去了。”

李云龙环视了所有人员，下了死命令：“全团从我以下，一个不留，上刺刀，全都给我上，准备白刃战。记住，见了山崎那小子谁也不许开枪，给我留着，老子要活劈了他。”

团部炊事员老王拦住李云龙说：“团长，你那鬼头刀借俺使使，行不？俺还没有件趁手的家伙呢。”

李云龙眼一瞪：“想得美，刀给你用，老子使什么？去去去，菜刀、饭勺，实在不行就抄扁担，自己想办法去。”

全团都投入战前准备工作，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有马夫班的两个马夫吵了起

来。他们两人在争抢一把铡刀，还闹着要找团长评理，被李云龙骂了一顿。

李云龙拎着一口磨得飞快的鬼头刀，皮带上插着张着机头的驳壳枪，他一边检查弹夹一边对政委赵刚说：“我带突击队先上，你负责殿后，我们打光了你再补上。”

赵刚正往弹夹里压子弹，一听李云龙说这话就不爱听了，他厉声道：“你敢？你这叫擅离职守，你应该在指挥位置上，而不是突击队，我马上给旅长打电话，要不取消你的参战资格我就不姓赵。”

“别……别呀，这太不够意思啦。”李云龙顿时软了下来。

在李家坡环形工事里的山崎觉得不大对劲，怎么四周一片寂静？静得日军士兵们心里一阵阵发冷，军人们是最不喜欢寂静的，因为战场上的寂静往往包含着更大的危险，预示着更激烈的战斗。

山崎凭直觉意识到，八路军正酝酿着一次更猛烈的攻击。激战一天下来，山崎大队已经伤亡过半。他不大在乎伤亡，他知道各路援军正在向他合拢，凭借有利的地形、充足的弹药、近距离的空中支援，再坚持两天没问题，他希望凭借自己一个大队的兵力把八路军的主力牢牢地吸引住，待援军的反包围圈合拢，再来个中间开花。他渴望着在李家坡之战中建功立业，一战成名。

山崎发现山坡下伸出一个白铁皮做的拐脖喇叭，那边传来日语的喊话声：“日军山崎大队长听着，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得知阁下武士世家出身，精通剑道。李团长认为，贵国之剑道，不过是得中国剑术之皮毛而已，师徒之名分，早在唐朝便已有定论。如阁下很珍惜武士的荣誉，就停止射击，走出工事，李团长愿意和阁下用刀剑进行正式决斗，李团长用军人的荣誉担保，如败在阁下的剑下，八路军独立团立即停止攻击，给贵军让开道路。”

“叭！”“叭！”日军狙击手开火了，铁皮喇叭顿时被打了几个窟窿。129师敌工部的日语翻译被震得虎口发麻。

山崎那边回话了：“八路军李团长阁下，鄙人对贵军作战之英勇深感钦佩，对阁下的挑战深感荣幸，鄙人十分珍惜武士之称号，愿与阁下切磋剑术，无奈军务在身，不能只身与阁下决斗，非常抱歉。如阁下能率部队攻入鄙人的环形工事，鄙人则愿意在肉搏战中与阁下一决雌雄。”

在独立团指挥所里，赵刚感到好笑：“什么乱七八糟的，还都以为自己是中世纪的骑士呢，动不动就要决斗。”

李云龙不屑地说：“山崎这小子真没劲，算不上条汉子。”

一营的土工作业进展很快，日军也很快发现了八路军的意图，迫击炮、掷弹筒纷纷打来。一营的几十个战士在爆炸声中血肉横飞……

129师的迫击炮营在李云龙的指挥下开火了，几十发炮弹像黑乌鸦似的从天而降，

落进日军工事，火光闪闪、硝烟弥漫。日军炮兵一时顾不上土工作业的一营，急忙对八路军炮兵作压制性轰击，一营的掘进速度更快了。

山崎用无线电台呼唤空中支援，几架零式战斗机呼啸而来。李云龙用重机枪火力组成密实的火网，迫使日军飞机不敢进入俯冲位置……

山崎发现自己的冷汗正顺着脑门往下流，他眼睁睁地看着眼前这片开阔地被一点点地蚕食，离他的工事只有30米了，日军的迫击炮和掷弹筒几乎是垂直发射了，距离太近了，出膛的炮弹极有可能会落到自己头上。

“叭！”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山崎明白八路军的攻击即将开始，日军士兵们各种武器的准星都无声地对准前方。没有人露头。山崎心里正在狐疑，突然间，30米外的堑壕里，密密麻麻的手榴弹呼啸而起，天空像飞过一群麻雀。霎时，手榴弹在日军工事上面凌空爆炸，短促连续的爆炸声震耳欲聋，横飞的弹片带着死亡的气息呼啸而下，惊慌失措的日军士兵无法找到安全死角，很多士兵同时被几颗手榴弹直接命中，被炸得身首异处。三千多颗手榴弹在一场战斗中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两分钟之内，在如此狭小的面积上，三千多颗手榴弹所产生的杀伤力，无疑是可怕的。

此时，率领第二梯队的赵刚已进入冲锋位置。他手握驳壳枪，目睹着李云龙独特的实施火力打击的战术，心中不由被战争所创造的伟力所震撼。他想起拿破仑关于战争的一句经典之言：进行战争的原则也和实施围攻的原则一样，火力必须集中在一个点上，而且必须打开一个缺口，一旦敌人的稳定性被破坏，而后的任务就是把它彻底击溃。赵刚想，这个不知道拿破仑为何许人的李云龙团长倒是个天生的战术家，看来在战争领域内，理论是苍白的，丰富的战争实践才是重要的。

此时，率领第一梯队的李云龙可没想这么多，他只是在念叨着：“山崎这狗日的可别被炸死，老子还要和他决斗呢。”

没有冲锋号声，没有冲锋的呐喊声，随着最后一批手榴弹的脱手，伏在坡下的突击队一跃而起，疾跑中20挺轻机枪同时开火，组成密集的火网，日军工事在密集的弹雨下被打得烟尘四起，在爆炸后残存的日军士兵又恢复了强悍的本色，他们号叫着还击，竟面无愧色。

八路军突击队员们不断倒下，后面的候补射手又迅速补上。双方杀红了眼，有些日军士兵杀得性起，竟毫无遮拦地端着刺刀从工事中跳出来迎着弹雨进行反冲锋，但顷刻间被打成蜂窝状。短短30米冲击距离，李云龙的第一突击队的机枪手们竟全部阵亡，无一生还，战斗异常惨烈。突击队冲进环形工事，冲锋号吹响了，独立团一千多号人，在挥舞着鬼头刀的李云龙带领下发出排山倒海的杀声，一千多把刺刀在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部队潮水般涌上阵地，最后一批冲上高地的竟是举着菜刀、铡刀的伙夫和马夫。

独立团坚决执行了李云龙的命令，一个不留，全部参加了攻击。

山崎大队全军覆没，山崎本人被机枪打成了筛子，已经面目全非了。

独立团的战士们站在山顶欢呼雀跃，唯有李云龙拎着山崎的指挥刀在破口大骂：“是哪个狗娘养的把山崎打死啦？给老子站出来……”没能和山崎用刀剑决斗，他感到无限遗憾。

陈赓在望远镜里看见李云龙正在山顶上跳着脚骂街，他也乐了，扭头对副旅长说：“这小子，打仗还真有点鬼才，要早让独立团上，也许伤亡会小得多。”

副旅长哼了一声，说了句文绉绉的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小子打仗是把好手，惹事也是把好手。”

开战斗总结会时，赵刚问李云龙：“老李，山崎那小子要是在决斗中把你打败了怎么办？你真准备兑现诺言给鬼子让路吗？”

李云龙一脸的不屑喊：“就那小子？不可能！”

赵刚固执地问：“我问的是万一打败了怎么办？”

李云龙圆滑地说：“万一要打败了，我脑袋肯定也搬家了，我个人可以给他让路了，可你让吗？你们不让路是你们的事，不能说我说话不算数吧？”

赵刚笑了：“真他妈的农民式的狡猾。”

[第二章]

1941年，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日两国军队在战场上厮杀了四年，大大小小的会战也有几十次了，一时双方谁也没有能力吃掉对方，战线呈现犬牙交错态势。

处于敌后的华北地区，形势却异常严峻起来。虽然日军只占领了铁路沿线的城镇，在战略上似乎占了上风，但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并没有被摧毁，仅河北、山西两省的大部分区域仍在中国军队控制之内，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的晋绥军、八路军各自开辟了自己的根据地。这很使坐镇重庆的蒋委员长感到欣慰，他认为他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验证，蛇口再大也无法吞掉大象嘛。

蒋委员长很快就乐观不起来了。1940年华北八路军百团大战后，蒋委员长突然发现这两年一不留神八路军竟变成了40万之众，仅正规军就动用了105个团。委员长只记得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部队建制表上，八路军只是个下辖三师六旅几万人的部队。娘希匹，谁给了他们扩充的权力？委员长一不高兴，问题就有些复杂了。

于是中国军队内部摩擦战四起，山西军阀阎锡山的旧军和新军干了起来，陕甘宁边区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朱怀冰部在太行山打得难解难分，倒让日军看起了笑话。到了1941年，中国军队内部的摩擦战趋于平静，又轮到日军的日子不好过了。作为日军战略后方的华北地区似乎乱了套，早已脱离了正面战场的八路军再也不打算组织一两场正规战役，而是化整为零消失在广袤的平原和连绵的崇山峻岭之中，崇尚主力决战的日本陆军失去了对手，又时时处在对手的包围之中，一向被正规军所看不起的游击战之威力渐渐显露出来。日军华北派遣军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倾其兵力开始了五·一大扫荡。

李云龙的独立团也以连为建制分散行动了。这段时间他心里不大痛快，因为没什么像样的仗可打，不是东边拔了个炮楼，就是西边扒几截铁轨，这哪像主力部队？和游击队没什么两样。

李云龙好酒，论起酒量，连他自己也闹不明白到底有多大，反正是和心情有关。心情不好时，二三两便醉；心情好时，喝一斤后照样能把鬼头刀耍出一片花来。

政委赵刚原先滴酒不沾，后来架不住李云龙的纠缠，也被拉下水。李云龙的话说得太绝：“不喝酒的人靠不住。”还有，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拿什么结合？他李云龙实在想不出除了酒还能有什么。赵刚琢磨对他这些歪理与其争论不如一块儿喝算了，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一来二去，赵刚竟练出了些酒量。

李云龙还是老毛病，心情不好总要找出个发泄的对象。团部的参谋、勤杂人员都知道他有这毛病，一见苗头不对就远远躲开了。唯有赵刚不识相，老在李云龙眼前晃悠。因此，每次都是团长首先发难，政委的嘴也不饶人，一来二去就吵了起来，吵上几句，又觉得影响不太好，于是两人一齐把身边不相干的人都轰出门去，门一关就开骂，相互骂个狗血淋头。骂完了气也出了，李云龙又拿出酒劝赵刚一起喝。两人酒至三巡竟忘了刚才都骂了些什么，喝得动了感情，又面红耳赤、眼泪汪汪地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亲热得像一个娘生的。

赵刚总恨恨地对李云龙说：“本来我嘴巴挺干净，自从和你做了搭档，现在也学得满嘴脏话，一张口就骂娘，想想自己都不好意思，这叫他娘的什么与工农相结合？好的一点儿没学着，骂人喝酒倒学会了。”

李云龙乐呵呵地说：“这就对啦，不会骂人能当好兵吗？心里不痛快了，一股火总憋在那儿，怎么办？一句话：去他娘的……气就出去啦。你们文化人怎么说来着？”

赵刚说：“回肠荡气。”

“对，就这意思。你要有啥事下不了决心，磨蹭半天左右为难，怎么办？一句日他娘的，就这么办吧。决心就下了。用你们文人酸溜溜的话能指挥部队吗？你命令一营把山头拿下来，说：‘一营长，请你组织部队进攻那个山头，攻不下来我要处分你的。’这种软绵绵的话会影响部队战斗力的。你要这么说：‘一营，把那个山头给老子拿下来，奶奶

的，拿不下来我剁了你狗日的。”听听，这多提气。部队一听这话，马上嗷嗷叫。老弟，老哥好歹比你多吃两年咸盐，听我的没错，想指挥部队，就得学会骂人。”

近来，赵刚心里有些犯愁，以前大部队行动，上面有师长、旅长管着，李云龙还不敢太出圈。现在好了，仅129师的部队就分兵多处，河北、山西、陕西到处都有部队，都打出了各自的地盘，处于独立状态，李云龙可是上面没有人管了，天高皇帝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谁也不尿了。赵刚想，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早晚要惹出点儿大事来。

一连的二排长魏大勇是1938年入伍的老兵，河南登封人，在少林寺当过和尚，练得一身好武艺，性格好勇斗狠。因屡次在寺外大打出手而违犯寺规，被住持和尚撵出山门。他的一个哥哥在国民党军队伍里当连长，他实在无处去便打算找哥哥去当兵，好歹混个前程。结果碰上李云龙的独立团，1938年的八路军还都戴着青天白日帽徽，魏大勇认为这是正规“国军”便留下了。

1939年独立团在冀北清风店伏击了日军尾田中队，双方拼开了刺刀。魏大勇被五个鬼子围在中间，他的战友们见他处境危险便拼命向他靠拢，魏大勇竟面不改色大吼道：“谁也别帮我，和我抢功是怎么的？”战友们目睹了一场高水平的刺杀表演。高手拼刺真是精彩之极，几乎没有多余的动作，刀刀见血。一个鬼子向他的右肋突刺，他既不躲闪，也不格挡，身形稳如泰山，刺刀将要刺入右肋时，他的右肋竟缩进一块，刺刀擦肉而过，而那个鬼子竟被他以逸待劳的刺刀捅了个对穿。他的下一个动作更绝，飞起一脚顺势拔出刺刀，被刺穿的鬼子飞出一丈开外，而身后一个鬼子竟被他的枪托把脑袋击得粉碎，拔刺刀和击碎对手的脑袋只用了一个动作。而两分钟之内，五个受过严格刺杀训练的鬼子便倒在他的刺刀下。战斗结束后，魏大勇被破格提升为排长，那年他刚满18岁。自此魏和尚的大名便誉满独立团。

部队分兵后，李云龙对和尚说：“别当你那个排长了，给老子当警卫员吧。”

一下子被连降三级的和尚居然一点儿意见也没有，很痛快地说：“中，团长看得起俺，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

这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凑在一起，很使赵刚心惊肉跳，不知他们会惹出什么事来。

10月的一天，处于晋北的河源县城中心大街的祥和茶馆二楼雅座里坐着两个客人，背靠窗户、面对楼梯的那位茶客正以很优雅的姿态用碗盖拨着盖碗里的茶沫儿，另一个年轻些的茶客眼睛似乎正漫不经心地看着街景。

楼下大街上列队走过的日本宪兵们不会想到，茶楼上坐着的是国民党军第二战区晋绥部队358团上校团长楚云飞和他的警卫连长孙铭上尉。楚云飞上校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是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军手下少数几个出身黄埔的晋军军官，深得阎长官的器重。此人胆略过人，枪法精准，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楚云飞的部队在恒山地区占着一

块不小的地盘，和李云龙的游击区相邻。时间一长，楚李二人在晋西北都混出些名气来。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崇尚英雄侠客，于是一些民间口头文学便把他们俩说成是会飞檐走壁、双手使枪、百步穿杨的侠客，使日本人悬赏这二人脑袋的价码涨到五万大洋。

楚云飞和李云龙从前曾打过交道，忻口战役时，两人曾配合作战，但相交不深。楚云飞上校和蒋委员长的观点一样，对八路军有些成见，认为八路军不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擅自脱离正面战场，以挺进敌后进行游击战为名保存实力。关于李云龙的传说，他听过不少，总觉得有杜撰的色彩，一个没进过军校的泥腿子，就算身经百战，也不过是一介武夫耳，他不相信李云龙在战术上有什么过人之处。

前些日子，楚云飞给李云龙带信，说要见面聊聊。约会地点选择得极有挑战性。河源县离大同只有几十公里，是日军重兵防守的县城，在中心大街的茶馆里见面，这对双方的勇气都是极大的考验。

听得楼梯脚步响，李云龙带和尚上楼了。两人穿得很讲究，一色的杭纺绸长衫，头戴礼帽，脚下是千层底、礼服呢面布鞋，雪白的线袜子，腰间鼓鼓囊囊，一点也不加掩饰，明眼人一看便知，那是20响驳壳枪。楚云飞暗想，此人确实胆识过人，敢打扮成日伪便衣队的模样，腰里明目张胆插着枪大摇大摆地闯进日本人的老窝里来赴约，胆小点的人想想都打哆嗦。

楚云飞双手抱拳：“云龙兄，别来无恙乎？”

李云龙抱拳还礼：“楚老板，恭喜发财呀！”

楚云飞说：“以茶代酒，云龙兄先干了这杯……”

李云龙一笑：“承蒙楚老板厚爱，兄弟我却不敢从命，这刚沏上的茶能把兄弟的喉咙烫熟了。”

楚云飞话里有话：“忻口一战，鄙人与云龙兄合作得不错，但不知何故，战后云龙兄便销声匿迹。鄙人孤陋寡闻，云龙兄是否已调离第二战区的战斗序列？以云龙兄之胆识，总不会擅自脱离战场吧？”

李云龙打着哈哈：“楚老板别拿兄弟开心啦，俗话说，人比人该死，货比货该扔。楚老板是委员长的学生，阎长官的高足，哪边的光都沾着。一个团五千多号人，损失多少补充多少，枪弹粮饷足足的。有人说中央军是大妈养的，晋绥军是小妈养的，八路军是后妈养的。楚老板是大妈小妈都宠着，兄弟我可比不了，起初后妈还给口饭吃，虽说枪弹粮的少点儿，但好歹还有，后妈虽说不亲，但也算有妈的名分，后来连后妈都不认咱了，咱成了没娘的孩子，也只好出门要饭啦。楚老板有面子，抽空跟咱妈说说，别管亲的后的，都是妈的孩子，你们吃肉咱不眼馋，可兄弟我喝口汤行不行？”

楚云飞一时语塞，心想这倒是事实，委员长是在供给方面卡八路军的脖子。

“云龙兄，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军人，理当为国家效命疆场，楚某不愿介入党派之